

列強侵臺—清法戰爭

文／許毓良（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助理教授）



▲1884年清法戰爭期間所調繪的滬尾港地圖。（圖片提供／高傳棋）

1884至1885年的清法戰爭，可謂清末對外戰爭中少見「平分秋色」的一役。所謂平分秋色，只表明彼此在勝負未決情況下雙方即簽訂條約收場。

法軍圖謀越南 臺灣捲入戰事

清法戰爭開戰前，臺灣正處於治臺政策改弦易張階段，名為「開山撫番」的事業正在全島次第進行。雖然1880年清廷發布諭令，暫停臺灣後山開墾，騰出的餉糈移作北洋海防之用，但臺灣自1858年開港通商以來，山產之利大興，茶、糖、樟腦找到海外市場。臺灣社會的「武力」也隨時代的發展有所變遷，最明顯的是臺灣綠營式微，1883年僅存4,346名兵力；取而代之的是大批防軍戍臺，直到1884年底約有防軍8,700餘名。至於隸屬「官軍」編制的番屯則聊備一格，雖號稱4,000之眾，但空缺情況嚴重。

倒是漢人兩大民間武力值得注意：一是1874年設立全臺團練總局後，官府企圖把各地團練整合成常設組織；二是仿「洋槍隊」編成的土勇營，類似隊伍在清法戰爭的臺灣戰場有十分重要表現。

1862年法越簽訂《柴棍條約》（西貢條約），法國圖謀越南已昭然若揭。清法戰爭爆發前夕，1882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即密奏法、越兵端已起，亟宜通籌邊備以弭後患。北京方面對張氏的警語並非無動於衷，但因臺灣道劉璈與臺灣鎮總兵官吳光亮不和，未幾吳氏以涉嫌侵吞餉項、勒索規費而被奏辦，官場文武內鬥白熱化，臺灣防備出現自亂陣腳情況。

清軍戰略錯誤 法軍炮轟基隆

閩浙總督何璟遵循風帆時代的部署策略，集結重兵於澎湖與臺灣府城（臺南），忽略法國軍艦需吃水較深的良港，以及後勤支援的燃煤供應，理應以臺灣北部為重，成了致命的錯誤戰略。惟時局緊張雖形成危機，但對於官場權力運作來說又能化為轉機。太平軍興後，平亂功臣分湘系、淮系兩大政治集團，彼此進行權力傾輒。屬湘系的劉璈看似在臺占盡上風，不料經淮系首腦李鴻章運作，調來另一大將劉銘傳出任欽差大臣督辦臺灣軍務。

1884年7月16日劉銘傳率親軍百餘人從天津搭船至基隆上岸，4天後移駐臺北府城。8月4日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官李士卑斯（S.N.J. Lespés），率領兵船4艘駛近

基隆。李士卑斯佯稱清法和議不成，次日上午 8 時將炮轟守軍。5 日黎明，劉銘傳於臺北府城接到情報後火速趕往前線督戰，行至半途已聽聞法艦轟擊大沙灣炮臺的炮聲。該炮臺營官姜鴻勝本欲還擊，但所配備的 5 尊洋炮均採固定炮座無法迴旋，在法艦側轟下僅兩小時即傷亡 60 餘人。

劉氏自知守軍火力無法匹敵，遂以誘敵深入方式進行陸戰。6 日上午 9 時法軍在艦炮掩護下，四五百人趁隙登陸，半數兵員直攻海岸的清軍，半數紮營於山頭。雙方戰至中午，劉銘傳命令所屬部隊對約 400 名士兵三路夾攻，大敗法軍，摧毀山頭營舍，並驅趕法軍回艦。但根據法軍紀錄，法軍遭受約 2,500 名清軍合圍，與劉銘傳奏報的人數相差太多，推測劉氏沒把參戰的團練、土勇營列入，故意顯示麾下的勇武善戰。

清法戰爭開打 清軍撤守基隆

該役法軍不得志於基隆，遂把兵鋒指向福州船政局。早在 7 月 14 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孤拔（A.A.P. Courbet）即率領數艘兵船駛入閩江窺伺。8 月 23 日法方迅速宣戰，轟擊馬尾造船廠，毀船 9 艘；3 天後清



▲白米甕（炮臺）位基隆港左翼之高聳山丘上，可俯瞰基隆港外全景。清光緒年間的清法戰爭時曾被法軍攻陷。（攝影／黃基峰）

廷下詔宣戰，清法戰爭正式展開。8 月 29 日至 9 月 18 日基隆、淡水不斷出現法艦蹤跡。清廷此時密諭劉銘傳，若有辦法宜採塞港方式對付法艦。但塞港非易事，因法艦日以巨炮轟擊，守軍早遠離海岸退入山邊，法軍則醞釀一次規模更大的陸戰。9 月 30 日孤拔率領軍艦 9 艘、運輸艦 22 艘來襲；隔日上午 6 時法軍以 1,000 餘名士兵登陸港口西岸的仙洞庄。淮軍將領章高元率 200 餘人邀擊於牛稠港山上。雙方會戰兩小時，法軍從山巔抄截，迫章部退出山口；至晚上 10 時法軍更猛撲守軍。然而當夜劉銘傳卻以滬尾遭法艦 5 艘炮轟恐陷敵為由，命令大軍拔營援滬，並撤退至水返腳（汐止），僅留另一淮軍將領曹志忠部 300 名駐獅球嶺。基隆之戰遂在守軍撤兵下結束，法軍可謂以極小代價獲豐碩戰果。

以往評論劉銘傳逕自從基隆撤兵，有出於保存實力考量，有出於戰略援滬考量，現在看來可能二者皆有。事實上清軍在基隆的人數非壓倒性之眾，火力又遠遜於法軍，要取勝非易事；淡水之役成為劉銘傳起死回生的關鍵。根據劉氏的奏摺，10 月 4 日法艦 8 艘轟擊清軍，8 日清晨法艦忽散。湘系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預料法軍必登岸，親督營伍嚴防。頃刻，法軍以小輪船分道駁兵 1,000 人（法方資料 600 名）登陸猛攻炮臺。孫氏見法軍進逼，親率大軍接戰，獲得勝利。

綜觀清軍的成功得利於人海包圍戰術奏效。劉銘傳把原駐守基隆的 3,000 大軍移調，淡水到臺北府一路至少有 4,000 兵員駐紮。清軍不管是臨陣還是預備隊上補，兵源都極充裕。劉銘傳因基隆不戰而退所引發的政治危機稍解。

法軍封鎖臺灣 攻克澎湖防線

新敗的法軍雖已攻占基隆，但礙於輜重兵嚴重不足，無法乘勝追擊攻入臺北府。當時法軍的占領區是由西方、南方、東方三條防線圍繞著：西方防線，有球仔山與石皮瀨兩個炮兵陣地；南方防線，以獅球嶺搭配「鷹巢」堡壘為陣地；東方防線，共有三個炮兵陣地，即今日的主普壇、中正公園、中正國小，法軍指揮部並架設一條電報線通往二沙灣野戰醫院。這些陣地雖很接近基隆港灣，但山頭海拔並不高，在法軍看來都不是最佳選擇；在陣地後方還有更高的山丘可以俯視；法軍也想過攻占這些更高的山丘，然礙於兵力有限無法進一步擴大占領地。

10 月 20 日孤拔宣布封鎖臺灣，從南岬（恆春半島）迤北至蘇澳的港口、海灣，並有權檢查或驅逐第三國船隻。這個破天荒決定可謂臺灣史上第一次遭封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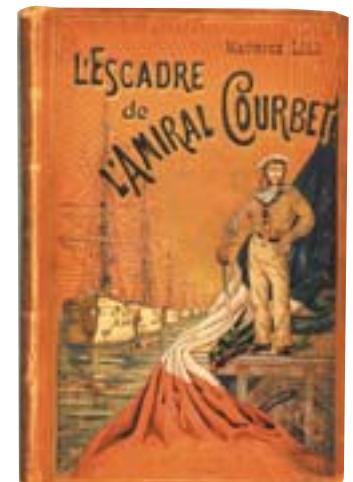
劉銘傳苦思如何守住防線，當時可倚靠的兵源為霧峰望族林朝棟率領的土勇營。事實上從 1884 年 10 月以後清軍在北臺灣都以守勢居多；同年 12 月法軍自獅球嶺、鳥嘴峰、石梯嶺、大水窟出擊，計畫突破清軍陣地，因兵力不足失敗。1885 年 1 月法軍改採迂迴攻勢，以主力 1,000 餘名分攻大水窟、圓窗嶺清軍陣地；又有別船載兵 400 自八斗趁隙上岸，抄襲深澳坑後路。法軍突破該處土勇的防線後，挺進暖暖對河的月眉山並一舉占領。不久法方調來兩支生力軍——由罪犯組成名為「西風」的非洲大隊及最負盛名的外籍兵團（Légion Étrangère），兩軍投入戰場後即展現改變戰局的驚人表現。

1885 年 2、3 月法軍又大舉出擊，主力兵分三路攻擊枕頭山、竹篙山、龍潭堵的清軍。另一奇兵故計重施再從八斗登岸潛行偷

襲月眉山後的清軍。法軍「聲東擊西」策略奏效，清軍在深澳坑、大水窟、四腳亭防線宣告失守。此時法軍若大膽追擊或許可沿基隆河攻入臺北府城，但顧及清軍支援部隊已趕到，淮系大將聶士成、湘系宿將楊岳斌，分別率軍從嘉義布袋嘴、卑南上岸並進抵臺北；另出於戰略考量，法方認為澎湖扼守臺灣海峽之勢，才是雙方勝負關鍵。

3 月 28 日孤拔親率 10 艘法艦先在臺灣府城（臺南）外海集結完畢，隔天起錨航向澎湖。當時清軍由澎湖水師協副將周善初率領 2,000 兵力戍守澎湖，法軍登岸的海軍步兵則僅 400 名。戰事持續 3 天即結束，主因法艦硬闖馬公港，和四角嶼、測天島炮臺的守軍互轟；上岸的海軍步兵搶占制高點紗帽山後，以逆時針方向前進，突破清軍所設的三道防線，最後攻克馬公。

此時駐守基隆的法軍並無進一步行動。主因清軍雖敗於基隆，但水返腳附近還有 10,000 名左右駐軍，法軍若冒然前進可能造成極大傷亡，對 4 月 15 日即將停戰的結果來說法軍無須付出冒進代價。清法戰爭到此已近尾聲。6 月 9 日清廷與法國簽訂和約，6 月 21 日法軍全數撤離基隆。戰爭落幕，只剩豎立在古戰場的紀念碑見證這場歷史性戰役。



▲描述清法戰爭的相關史籍《孤拔將軍的艦隊》。（圖片提供／高傳棋）